

曹 炜◎著

修订版

『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

JINPINGMEI WENXUE YUYAN YANJIU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曾荣获第三届陈望道修辞学奖

修订版

『金瓶梅』 文学语言研究

JINPINGMEI WENXUE YUYAN YANJIU

曹 炜 著



谨将此书献给我小学、中学、大学时代的母校和母校的老师们！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曹炜著. —修订版.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9
ISBN 7-81079-422-1

I. 金… II. 曹… III. 金瓶梅—文学语言—文学
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7469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编辑部 (8620) 85228992 85226593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36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初版序言

“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外物》，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是也。究其义，乃与道术相对待，谓琐屑之言也。班固《汉志》以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故条列诸子，判分十家，复以为“可观者九”，而小说不与焉。桓谭言“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引《新论》），则小说仍谓非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与今日所谓小说者自不同。洎后朝代迭更，学术变迁，风会转移，小说之义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四库全书总目》析小说之类别有三：其一叙述杂事，其一纪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要皆乙部之支流，子部之冗杂者也。

今日小说之义，深受西方学说影响，所谓小说即：以散体文形式表现叙述性内容，以故事情节艺术表现人物关系、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之环境，乃为小说基本特征（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以此绳古之小说，则其类亦有三：一曰神话怪异，一曰历史演义，一曰人情世态，三者实相互交融，互为影响，不得已而分之耳。神话怪异乃小说之滥觞，幻设为文，与《四库总目》之小说义相袭并相左，历经魏晋，迄唐传奇出，神怪皮肉尚存，而风骨有异，神仙入化，鬼怪有情，明人《西游》、《封神》是其极诣。历史演义昉于宋之讲史书者，掇拾故书，补缀连属，宣以俚语，状以骈丽，证以诗歌，复杂诃词，娱心劝善，感人至深。话本、拟话本



蔚然兴起，《三国》原本正史，《水浒》溯源野记，聚腋成裘，积沙成塔，章回创新，仿者继踵。人情世态小说实孕于神话怪异与历史演义中，脱胎化育，模写人情，状肖物态，晖丽万有，广被百姓，迄至明末，巨浪排空，有清继之，一泻千里。《金瓶》、《红楼》，辉映千古。尝谓《宣和遗事》，衍而为《水浒传》，衍而为《金瓶梅》，衍而为《红楼梦》，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观，小说遂成我国文艺之一大宗，并为语言学家研究之所资。

闾閻间人喜看理治之书者少，爱阅适趣闲文者甚多。以此理推之，人情世态小说之尤受青睐，原本顺乎民情人心。《金瓶》为其中翘楚，市语声嗽，言出乎口，惟妙惟肖；方言咳唾，语征诸实，乃喻乃讽。是故语言之训诂，非仅有裨于探寻其书之作者、用意，复有助于语言学之研求。曹炜君青年积学，深思自得，旁搜远绍，孜孜矻矻，以三载之力，穷昼夜以赴，勒成是编，列分十章，宏观微观，巨细靡遗，《金瓶》有此合作，其研求之纵深化、广泛化是可望也。今绣梓问世在即，其风行九域内外，可拭目而待也。

岁在丁丑正月 虞山钱仲联 序于苏州大学，时年九十。

再版序言

曹炜君是上一世纪 80 年代就相识的青年朋友，他的《〈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初版本问世于 1997 年。后来他以此书申报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三届“陈望道修辞学奖”，当时我就曾粗略地翻阅过。前不久他来电并专程来沪说此书将再版，经其业师李晋荃教授推荐，说一定希望我为此书写一“再版序言”。晋荃兄是我多年挚友，曹炜君又是熟识多年的朋友，却之不恭，于是放下手头其他活计，又将全书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通读之余，深感此书是一本既有继承、又有开拓创新的好书，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第一，在继承我国小说修辞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多角度、多侧面地评论《金瓶梅》的文学语言，并且就此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评论体系。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在我国有着相当漫长的发展历程。最早用到“小说”一词的是先秦时期的庄子。他在《庄子·外物》中提及的“小说”，与后代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这一含义相比，相差甚远。在中国修辞学史上最早提到小说修辞论的，应该是汉代桓谭的《新论》。后来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时期，均有零星



的小说修辞论问世。^①从宋元开始,主要是明清时期,随着小说的发展与繁荣,小说修辞论(特别是通过评点形式进行的)逐渐盛行起来。明代小说修辞论的代表人物李贽、叶昼等,继承了古人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历代著名小说中“形神统一”的经验,在评点《水浒传》时,提出了“传神写照”论。他们盛赞作者对小说中的主角和配角等人物惟妙惟肖的刻画“千古若活”,能充分显示各个身份、人物、“活头”、“光景”,并誉之为“传神妙手”。明代小说理论家冯梦龙则总结了唐代传奇和宋代通俗小说运用语言的经验,认为宋代话本的语言通俗晓畅,“谐于里(俚)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到了清代,经过一批学者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小说评点修辞有了新的突破,例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都在评点修辞领域取得较大的成就,把我国古代的评点修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以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为例,张氏比较重视剖析《金瓶梅》的艺术性,特别拈出人物“口吻”的“酷肖”问题进行评论,评论作者“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读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②

如果将曹伟《〈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以下简称“曹著”)与古代上述理论对照,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例如曹氏指出:“《金瓶梅》一书人物形象众多”,作者“展现了他

① 参见郑子瑜、宗廷虎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明清卷》第196~20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见易蒲:(宗廷虎)、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第372~373页、第49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们各自独特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有姓有名、经常露脸的那些主角，如西门庆、潘金莲……之属，因作者着意塑造、着力摹画，固然神形酷肖，呼之欲出，就是那些姓名不全、属跑龙套的角色，如文嫂、李桂姐……之属，虽着墨不多，有的甚至偶尔露面，却也栩栩如生，挥之不去……（这）主要得力于作者赋予这些人物的性格化的语言。”^①又如不论是曹著第二章第二、三节论“人物语言的平民化”、“人物语言的市井气”；还是第三章评《金瓶梅》人物语言的“特殊语汇”，如“称谓语”、“詈词”、“市井隐语”、“俗语”等，都与冯梦龙评宋代话本语言“谐于里（俚）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远比冯氏所论详尽。同时应该指出，曹著上述评论与古代某些修辞理论多有相合之处并非偶然，我们从曹著中可以找到多处对张竹坡评点的评论，可见曹氏对古代许多小说修辞理论是烂熟于胸的。

曹著的论述固然与古代小说理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与此同时，也多有独到的特色。众所周知，古代小说修辞理论多以评点形式出现，它们多半分散而零星，随文评点较多，系统性不强，更没有建立一个评论小说的体系。而曹著共十一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了：人物语言的构成及特色和特殊功能；八个重要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全书叙述语言的构成和特色；非语言交际问题；辞格的运用；遣词造句的得失；作品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定位等问题。通过上述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探讨，曹著所建构的《金瓶梅》小说修辞论的体系跃然纸上，业已毫无

^① 参见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初版本第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疑问地超越了前人。

第二，“以语言为本位”的鲜明特色。

“以语言为本位”，是著名诗人刘大白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所写序言中，对《发凡》一书特色的称赞。将这一评语用来衡量曹著，可说完全合适。首先看曹著评论体系中的两大块——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都是牢牢建立在“以语言为本位”的基石上的：不论是论述人物语言的“特殊语汇”、“特殊功能”，对作品中重要人物进行专门性的点评；还是论述叙述语言的构成、特色和特殊成分，这前七章都已明显地以语言为纲。其次，曹著评论体系中的后四章是综合论：既有对《金瓶梅》词语锤炼、词语组合的评论，又有对辞格运用、非语言交际手段特色及功能的评价；更有从缺失方面对《金瓶梅》叙述语言、人物语言的指瑕。曹著并未就此止步，最后还从《金瓶梅》“上挂”至《水浒传》，更“下联”至《红楼梦》，从后著对前著文学语言的借鉴与模仿、创新与超越的对比中，令人信服地得出《金瓶梅》与其他文学巨著间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因而曹著全书最后一段也特有说服力：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中国小说语言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常的里程，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语言发展史上最为壮观、最为辉煌的一段里程。而《金瓶梅》则以它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它所取得的卓越的语言艺术成就奠定了它的里



程碑意义。^①

可见后四章从开始到结束语，也都是紧扣语言角度立论的。

第三，宏观探索与微观论析的相得益彰。

曹著评论体系的构成，又是与曹炜运用独特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这就是宏观探索与微观论析的紧密结合。由于两者相得益彰，体现了作者与众不同的辩证思维，从而凸现了全书方法论上的意义。

宏观探索较多地运用了归纳法和综合法。如第二章对人物语言总体特色的概论中，对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就概括成四种不同的角度：“一、同一个意思，不同性格的人，就有不同的语言表达”；“二、同一类人，因性格的差异，言语谈吐也有所不同”；“三、面对相同或类似的处境，不同性格、教养的人所选择的言辞截然不同”；“四、通过不同场合、不同阶段（时期）人物语言的变化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等。这样的归纳颇具包容性。该章第二、三节也主要运用了归纳和综合的方法。第六章在论述叙述语言的总体特色和构成时也同样运用了这种方法。

微观论析主要运用了分析法。如第三章对人物语言四种特殊语汇的考察和第四章对八个重要人物个性化语言的点评以及第七章对叙述语言中三种特殊成分的分析等。其实第五章对人物语言特殊功能的论析，也较多地通过对具体人物语言的分析——道出。

因此曹著前七章，可说是由宏观探索和微观分析联合组成的

^① 参见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初版本第211页。



一个网络，它们分别突出了各自的侧面，同时相互补充、相互依靠地共同托起了全书的大部分框架。如果缺失了其中任何的一部分，这个框架显然就不完整了。

总之，曹著不仅在上述第一部分内容，即使在以语言为纲和研究方法的探索上，也均远比前人、尤其是比张竹坡的评点深细得多。再者，《金瓶梅》问世数百年来，对其评论虽林林总总，但多半立足于文学视角，从修辞角度作出较多专门论析的，也仅有张竹坡和曹炜两家而已。张竹坡（1670 - 1698）当年体质很弱，只活了 29 岁，能写出张评本《金瓶梅》已属大不易，这一评点成果为他赢得了小说批评家的美誉。曹炜今年也才 40 岁，已有《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词义学》、《〈金瓶梅〉的艺术世界》、《汉语精讲》、《语言学概论导学》和本书等多部著作及五十多篇论文问世。曹氏在语言学多个领域的奋力开拓，已引起语言学界的注目，而且他后劲很足，将来前程未可限量，所有这些，也是张氏所难以企及的。

纵观整个 20 世纪，从修辞角度对古代长篇小说进行评论总结并写成专著的，就我视野所及，多集中在《红楼梦》一书上。“文革”中对《水浒传》的评论较多，但也未见有专门从语言运用视角切入的。20 世纪末，曹炜君对《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的成果问世，今又再版，曹著的成功探索，不仅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还给我国小说语言研究，甚至给整个古今文学作品的语言研究，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值得庆贺的。

宗廷虎

2003 年 11 月 1 日于复旦园

前 言

——《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的基本思路

可能是我们的孤陋寡闻，在本书撰写之前，我们所见到的专书文学语言研究的论著多属于文艺评论、文学鉴赏类的搞法，作者往往先列一个名目，如“意境美”，然后从他所看到的某部作品的语言文字景观中如信手拈来一般择一两个最佳处指点给读者看，尔后像一名称职的导游详尽地讲解其妙在何处，美在何方。接着再列一个名目，再指点评论一番。如此这般，周而往复，乐此不疲。读者合上书本，满脑子的都是某部作品的这种“美”那种“美”。其中最典型的恐怕要数周中明先生所著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一书了，该书共向读者展示了《红楼梦》的七种“美”：整体美，风格美，哲理美，寓意美，简洁美，绘画美，境界美等等。^①

我们以为，这实际上还是属于文学批评，不过批评的对象从文学作品的内容——人物、情节转到了文学作品的形式、载体——语言表达。贯穿其中的还是文学鉴赏的方法、技巧。从本质上说，这种研究所折射的依然还是一种文学批评家的眼光。

^① 参见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当然，这不失为文学语言研究的一种范式。

但是，文学语言应该而且必须有另外一种范式，即不同于文艺批评、文学鉴赏的纯语言的搞法：将某部作品的文学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装置，如庖丁解牛般层层化解，拆整为零；然后从一个个零部件研究起，仔细审视这些零部件的构成、特征、功能以及在作品中的分布情况、作用价值等——显然这是一种微观研究；然后再将这些零部件组合起来，从语言的角度去考察组合后的文字板块的特征、功能、价值等——显然这是一种宏观的研究。

这种研究所折射的是一种语言研究者的眼光，贯穿其中的往往是语言分析的方法、技巧，例如可以运用数理分析中常用、语言分析中也较多采用而文艺批评和文学鉴赏中绝不会运用的数据统计的方法——这是一种折杀才情、毫无情趣可言的方法，因此向来为才华横溢、末节不拘的文学批评家所不屑。事实上，我们所接触的专书文学语言研究的论著中也确实从未见过使用数据统计的方法的，因为那样一来，确实是很容易将一个好端端的脍炙人口的文本肢解得面目全非、兴味索然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是否运用了诸如数据统计、排比例句之类的语言研究的常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往往也便成为两种文学语言研究范式的最容易识别的一个标志。

然而科学研究向来是不太在意其研究手段、研究过程所给予人们的是兴味索然还是兴味盎然的。它只关心研究过程的科学以及结论的可信，只关心研究角度的变换以及方法的创新。正是本着这种信念，我们在对《金瓶梅》文学语言进行考察时，不想



再走此前大家常走的那条已经熟悉的老路——明显带着文艺批评、文学鉴赏家眼光的老路，而是想另辟蹊径，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语言研究的新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实际上便成了一块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我们可以尽情挥洒我们对专书文学语言研究的想法和思考，有时即使是某种想法和思考尚不成熟，我们也愿意去试一试，而不愿轻易放弃。于是便有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书。

在这里，我们首先将《金瓶梅》文学语言一分为二：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分别加以考察。在人物语言部分，我们既选取了其最重要、最富有特色的零部件——称谓语、詈词、市井隐语、俗语等作微观的考察，也对由这些重要零部件构成的人物语言的特色以及在作品中的特殊功用给予了宏观的分析。在叙述语言部分，我们同样既选取了其最重要、最富有特色的零部件——猥词、韵文、行业语词等作微观的考察，也对由这些重要零部件构成的陈述语言、描写语言和评论语言的特色以及由此三类语言构成的叙述语言的总体特色给予了宏观的分析。为了多层次、多侧面地全面展示《金瓶梅》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我们还从“非语言交际”的描写、修辞格的运用、词语的锤炼、遣词造句上的粗疏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金瓶梅》文学语言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的历史定位等角度再次对作品语言作由宏观而微观或由微观而宏观的分析考察，从而完成了对《金瓶梅》文学语言的真正语言学意义的初步的研讨。

作为一种尝试，我们不敢说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对于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给予的众多奖项，我们更愿意归结为良好的运

气，更愿意看作是对我们的真诚鼓励和鞭策！如果我们的讨论在全面展示了《金瓶梅》文学语言的独特禀赋的同时，也能给专书文学语言研究者们提供哪怕是一丁点方法论意义上的启迪，那就是我们莫大的欣慰了——因为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作者简介

曹炜，笔名曲烜，男，1963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昆山。1984年于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高校，先后获硕士（苏州大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学位。曾于2001年赴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学术访问。现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近现代汉语词汇、语法及修辞研究。先后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词义学》（学林出版社）、《〈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与宁宗一合作，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汉语精讲》（北京大学出版社）、《语言学概论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其中《〈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曾获第三届（2000年）陈望道修辞学奖，《现代汉语词义学》曾获江苏省第八届（2003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目 录

初版序言（钱仲联序）	（1）
再版序言（宗廷虎序）	（1）
前言——《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的基本思路	（1）
 第一章 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与文学作品语言的研究	（1）
第一节 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	（1）
第二节 功能分类与文学作品语言的研究	（5）
 第二章 《金瓶梅》人物语言的总体特色	（12）
第一节 人物语言的性格化	（12）
第二节 人物语言的平民化	（21）
第三节 人物语言的市井气	（26）
 第三章 《金瓶梅》人物语言中的特殊语汇	（32）
第一节 称谓语	（32）
第二节 詈词	（40）
第三节 市井隐语	（46）
第四节 俗语	（54）
 第四章 《金瓶梅》人物语言点评	（65）
第一节 潘金莲的个性化语言	（65）